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他山之石](#) / [美国史坛](#) /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序、目录、前言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序、目录、前言

2006-04-14 许倬云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648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序、目录、前言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序、目录、前言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许倬云 著 邹水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许倬云作品)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一本英文旧作的中文译本。按常理应当算是过时的著作，居然又有中文本问世，其实也是还了当年的心愿，因为英文书的扉页上，我原来题赠My People (我的同胞)!至少，现在有了这一机会，将本书呈现给当年题赠的对象了。

本书责任编辑吴晓斌先生要求我加一篇前言，此举即对中文读者交代当年选题研究的背景及一些感受，也是一番回忆。

我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兴趣，源自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台大聚集了一批中国学术界的精英，能在他们门下学习，真是不知几世修来的福气。在中国古史方面，我受业于李宗侗(玄伯)先生的门下，也同时跟随李济(济之)先生、芮逸夫(慕城)先生、凌纯声先生、董作宾(彦堂)先生诸师学习。这几位恩师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都有自己一家的理论，我在各位恩师座前，聆听社会演化论、文化论、实证论、文字考证及年历之学、田野考古与史料之学，不同方式的思维与辟释，既有趣也不免困惑。

台湾大学本科毕业后，即有一个相当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出国学习，那时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主张我出国，他以为台大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角，都有那些恩师，诚然风云聚会，但是刚伯师以为“你要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才有能力回过头来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变化”，我记得他还幽默地提起《西游记》与《封神榜》中的“二郎神”，在双目之外又有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经过一段初料未及的波折，我在读完台大的文科研究所后，果然去了芝加哥大学，那一股出国的决心，其实是由于刚伯师的那一番期勉。

1957年到1962年之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由于我的兴趣是中国上古史，学校将我分派到顾立雅(H. G. Creel)先生门下。芝大的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是一个跨院系的研究单位，中国古史只是一个小单元，两河文化与埃及学则是其中主要的部分，顾师建议我着重在读中国历史以外的课程，也相当符合刚伯师的指示。那时候芝大的“东方学”，堪称群英会聚，集合了欧美学术界的大师，盛况空前，虽难断定是“绝后”，至少五十年来未再有同样的星光闪耀。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还接受矫治残疾的长期手术，必须常常往返医院，我会在两河与埃及古史方面多多学习。受上述医疗过程的限制，我只能挑了一些自己最有兴趣的功课：John Wilson的“埃及的中王国与后王国时代的社会”、Helene Kantor的“两河地区与其边缘”、Ignace Gelb的“两河的王朝历史地理”、Thorkild Jacobsen的“两河地区的信仰”等课程。顾师自己则不要求我上讲堂课，却开了一个西方汉学的重要著作书单，让我在医院病床上阅读Maspero(马伯乐)、Charannes(沙畹)、Hirth(夏德)等大家的文章，这些训练使我有了一些文化之间比较研究的基础。

那时的芝大，既是韦伯研究方法的重镇，也是计量社会学的主要基地之一。这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两股不同的方法学，在芝大相互激荡，在研究上有极大的挑战性。我自己一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较有兴趣，为此选修了Peter Blau的“官僚制度”及Berthold Hoselitz的“欧洲中古城市”，也得到John Nef的许可，挑了“西欧经济史”著作，在病床上修他的“独立研究”课。我在芝大住在对面芝加哥神学院的宿舍，凡不住医院时，即住在东方研究所，在此“挂单”。整天与神父牧师交游，近朱者赤，对宗教学有了兴趣，遂取得宗教学大师Mircea Eliade的许可，读了一些他选定的书单，也有一个学期的定期面谈，如此机缘，我的学习方向十分庞杂，简直不知如何归纳为系统！

因为“杂学旁收”，我不知该属于哪一家的方法学，我也不知该如何答复吴晓斌先生的提问，然而，我从来没有懊悔！

1950年代的美国，在经历着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革命，民权运动波及全美，我身在芝大，尤其住在神学院宿舍，不由自主也卷入了不断的学生运动，甚至还在身体条件许可时，参加了一些活动。此种经验，对我的学习，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我们这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次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这些感受，使我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了春秋战国的巨变为论文题目。

本书讨论社会变动，先着眼个人地位的升降，我将古书中能找到的人名，分期排列，讨论其出身及其社会地位，每一个时期作为一个横剖面，许多横剖面叠架，即可显示各种地位差异的人士，对当时起了何种作用，叠架各期横剖面，即可反映社会性质的变化。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战争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为此，我又将战争的频率与规模定其数值，再按照时期，制为战争指数的横剖面，也叠架比较，以窥见各时期动荡的程度。凡此计量，由于原始材料来源不同，数据性质驳杂，仅能约略显示变化的大方向，如果以此种材料，再借统计方法，计算相当系数，其实反而会有强不知以为知的误导。

本书处理社会变动，考虑到政治结构、经济型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项，各个环节，彼此影响，互相牵动。这一情势，实非预设，而是从研究变化的时序中逐渐呈现。当时的学术界“系统论”尚未成课题。本书未用“系统论”为标题，今日回想，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全面思维，岂不与“系统论”的手法暗合？

时过境迁，数十年来，有关中国古史，添了无数新资料，也多了许多新观点。今日若我再有气力，当重改写本书。我想不少考古数据可以用来深化生产方式的讨论，也可将各地交通、贸易的网络编织交通图与都市分布图。新出战国简牍数据，当然可用来改写意识形态的讨论，甚至重新界定儒道法家的区分。另一方面，核心与边缘的两分论与多中心的文化系统论，颇可成为专章，以论述各地区社会变化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造成的复杂性。如果将比较研究列入，则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不仅可作数种古代文化体系的比较，甚至还可与欧洲近古的社会变动比较。不幸，我已年迈力衰，只是有心，却再没有气力了，姑且留此缺憾，告罪于今日的学者。

许倬云
作于美寓所，时值七十五岁生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问题和背景	1.
第二章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	27
第三章 战争和武士	63
第四章 新型国家	94
第五章 经济的转变	128
第六章 观念的变化	168
第七章 总结	208
附录：先秦典籍的真伪与年代考	214
参考文献	226

本书试图为西方读者提供春秋初期至秦始皇统一前(前221)的中国古代社会通史。本课题选择了社会流动作为研究的重点,部分由于它是一个等级分层社会稳定性的固有表征,也部分地由于战国时代(前463—前222)高度发达的社会流动本身值得仔细而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可以比较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社会来揭示变化的趋势和其动态轨迹。

研究春秋时代的主要史料是《左传》,而战国时代的则是《战国策》——由当时各类材料混合起来的一个集子,当然还有战国时期其他学者的著作。我也大量参考了《史记》,一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通史。在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材料,其年代和真伪的考证都会在本书《附录》中讨论。

有关人物的年代,除非另有说明,大部分采用钱穆教授《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成果。中国人名的拼音采用威妥玛—翟理斯(Wade-Giles)方案,但除了元音“U”的变音“ü”以外,其他声调、变音符号一般省去。引文中所用的名字也作变化以适应本方案;而对所引文字的英译,有时也作细微调整。

在此,我谨向顾立雅(H. G. Creel)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初稿,并且他经常改正我论文中的错误。我要向全汉昇教授、荷斯利兹(Bert F. Hoselitz)教授、辛格尔(Milton B. Singer)教授和威尔逊(John A. Wilson)教授致谢,他们校阅了本文的初稿。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教授和钱存训教授校阅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意见,特别是钱教授建议设计的表格,我尤其心存感激。我要向台湾大学的老师李宗侗教授致谢,是他首先引领我进入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园地。刘子健(James T. C. Liu)教授在1963—1964年间给了我诸多方面的指导,使我在研究活动中积累了最可宝贵的经验,我不胜感激。何炳棣教授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我对他亏欠良多;而对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教授的详尽批评,在此谨致谢忱。我还要感谢琼·沃克(June Work)女士以及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Far Easter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我的朋友比奥特(E. Buote)、陈平仁、莱尔(William J. Lyell)、H. P. Shih、陶天翼、里格尔夫妇(Lehnert and Nancy Riegel)和凯斯勒夫妇(Lawrence and Phyllis Kessler),他们帮助我编辑、打字并承担校对工作,我在此深表谢意。最后,感谢叶公超博士,他漂亮的题签使本书生色不少。

许倬云

责任编辑: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请先[登陆](#),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